

首届“红烛奖”小说征文获奖作品选

红烛集



《人民教育》编辑部 编

红 烛 集

首届“红烛奖”小说征文获奖作品选

《人民教育》编辑部 编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责任编辑 余澄清

红 烛 集

首届“红烛奖”小说征文获奖作品选

《人民教育》编辑部 编

*

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北衡水地区印刷厂印装

※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1.5 字数240,000

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40000

书号：7012·0955 定价：1.70 元

谨 以 此 书
向我国第一个教师节
献 礼

11/10/94

《人民教育》“红烛奖”小说征文

评 委 名 单

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丁家桐	于 昆	马联玉	王维玲
王 蒙	王路遥	孔罗荪	冯 牧
刘心武	刘国正	刘绍棠	刘厚明
庄之明	冰 心	李玲璞	严文井
何 斐	宋曰勋	陈伯吹	卓晴君
金 近	赵金九	秦 牧	袁 静
梁仲华	韩少华	韩作黎	斯 霞

序

——赞“红烛奖”

罗 荪

《人民教育》编辑部举办“红烛奖”小说征文活动，提倡以教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

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以来，被茅盾称誉为“扛鼎”之作的《倪焕之》，就是被称为“教育文艺”，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引起了重视。茅盾同志评论这个人物时说：他是“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，怎样地从乡村到城市，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，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，这《倪焕之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。”

从而开创了教育文学的开端。但是几十年来以教育为题材，以教师为主人公的作品，还不是很多的。这次《人民教育》举办“红烛奖”，加以提倡和鼓吹，是一件大好事。实际上以教育为题材，天地还是十分广阔的：全国中小学校有近百万所，全国教师有上千万，是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。它将为文学创作提供大量的题材。二十年代有一个“倪焕之”，八十年代将有无数个“倪焕之”，有待作家加工创作，为教育文学打开广阔的天地。

例如这次获奖作品中的《“含川斋”见闻》（作者涂怀呈），就是一篇很好的小说，它塑造了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的老教师“竹夫子”。有人作了这样的评语：“他迂而不腐，颓而不废，是因为心中还燃着一团炽烈的火，这火是爱，对祖国的爱，对教育事业的爱，对朋友和学生的爱。”这个评语是十分确切的。特别是作者对竹夫子和小容的爱情，写得既深沉又含蓄，十分动人。

如果对这些作品加以评论，把它们介绍给广大读者，扩大它们的影响，对这次评奖会产生更好的效果。

一九八五年五月二日

目 录

序 罗 荪 (1)

“含川斋”见闻 涂怀呈 (1)

他也是孔镇人 黄世衡 (30)

391级石梯 肖道美 (46)

驴蹄儿响在山间小路上 陈绍堂 (60)

老学究三顾茅庐 王占君 (68)

最后一张讲义 吕复兴 (73)

啊，幽谷兰 程蔚东 (78)

黄老师和他的报纸 苏学斯 (93)

第一个音节 邹尚庸 (97)

元 老 彭瑞高 (109)

启蒙之光 石 楠 (118)

返 校 牛志强 刘孝存 (137)

儿子的老师 王全芳 (145)

运 费 黄有生 (158)

不仅仅是怀念 玉云汉 (163)

春天的雨点 佳 峻 (175)

师母，请不必·····	于颖新	(178)
就职演说·····	蔡崇武	(202)
借 将·····	李敬达	(208)
教学安排·····	徐启华	(216)
常老师的“绝招儿”·····	罗辰生	(228)
盯·····	郭洪波	(243)
愿芳草青青·····	陈寿欣	(256)
画·····	石万福	(270)
美·····	庄之明	(276)
追 踪·····	王世明	(288)
冉冉升起的三级小火箭·····	许延凤 于玉珍	(296)
野 祭·····	丁 梅	(309)
时针指着八点·····	刘希亮	(321)
选谁去中南海? ·····	盛祖宏	(327)
在小胡同的路灯下·····	高进贤 陆士华	(337)
放鸟记·····	野云松	(346)
跋·····	刘堂江	(353)

“含川斋”见闻

涂怀呈

《在高考评卷的日子里》（载《人民教育》1982年11、12期——编者注。）已经谈到：竹夫子的寝室，原来是中学教学楼楼梯下的一个“窟宅”，很象倒扣着的葫芦瓢。里面放一床、一桌、一椅，差不多就满了。不常用的书籍都堆塞在床铺底下。太狭小啦，竹夫子给它取了个名儿，叫“容膝居”。至于“容膝居”主人的身世，我知之不详，只听说他二十几岁的时候，就学识过人，是中学教员中的佼佼者。流光如驶，一晃好多年过去了，而今他白了少年头。高考评卷期间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会住在这里？又为什么多年蜗居？只见他那瘦骨嶙峋的脸上呈现出万千感慨，手中摇动着的蒲扇欲动不动地在空中停住了——当时他竟不肯告诉我。

这是1979年夏天的事，我把它作为本文的引子。

—

我和竹夫子硬是有不解之缘。

第二年，他又同我一起参加了高考评卷。

第三年，我又和他一起参加了高考评卷。

于是，他和我便结成了莫逆之交。

1981年高考评卷工作早已结束。临近开学，我收到一封信，是竹夫子写的，说他分到了一间象样的房子。信中喜气洋洋地写道：

握别以来，月圆两度。归来兀坐斗室，伏枥如故。闲中仰视苍苍，忽降乔迁之喜，喜上一层楼也。今乔栖有托，安砚之地甚宽，且窗含东去千堆雪，美不胜收。昨日浮云已退，自然旭日重光，此乐有不能与友人言喻者。鉴于新寓壮观种种，欲取名“含川斋”，不知尊意以为谬否？大驾得便，请顾敝庐。伫候。临风布意，不尽所怀……

长年身居陋室而能任劳任怨地教学，住房条件稍有改善，幸福之感便油然而生。啊，咱们的人民教师真是可爱极了！就连竹夫子那样不苟言笑、性情端肃的人，有了乔迁之喜，又是赞美，又是“命名”，也显得乐不可支。

我虽然在师范大学任教，但对于竹夫子，我一直是怀着学生般的仰慕和尊重的。我总希望他多添些欢畅，为了助兴，我回信时也用了点夸张语调，说：“欣悉先生莺迁华宇，为祝为颂！‘含川斋’命名虽好，但恐问字者如我辈将喙啄不休，先生须设铁门槛耳（一笑）。”并在信中写明，前些时教育战线搞人员调整，新调到他所在中学任书记的，是我的老同学。开学之后，我恰好有带学生外出到几个“点”上实习的任务，他所在的中学是其中的一个“点”。而且这次行动，得到我校教务处一位新调来的女处长的热情支持。到时我一定来“仰瞻华宇”。

我是晚上来仰瞻“含川斋”的。

所谓“华宇”，不过是从楼梯下的“窟宅”搬到楼上的半间房里。校舍是解放前教会修建的，很旧的西式结构，几乎每间房里都凸着一座很大很深的壁炉以及又大又厚的壁炉架，如今都成了净占住房面积的废物。上了楼，楼口斜对面有个办公室，一分为二了，隔成了两个长方形的小间，那边做了体育器具保管室，这边便是“含川斋”，当中一座壁炉把室内弄成了两个半小方块的“凹”字形。

竹夫子不在，也没有锁门，虚掩着。室内粉刷一新，洋溢着节日般的气氛。

门口这边的小方块是“会客处”。

窗口那边的小方块是“下榻处”，放一张单人床和“一头沉”的小写字台。

室内布置得很美观，溢彩流光，处处有生气。说明“含川斋”的主人何等地不甘寂寞。

房中间因为凸着壁炉，只剩下半个小方块的地面，作了“藏书处”。书架上，满满的，其中还有不少珍本、善本。再看书架的侧板上，还挂着一帧条幅，五个楷体字：“师是吾家事”。字迹清秀，但不象竹夫子的手笔。

有趣的是，书丛中夹着一本大型集邮册，哈，竹夫子还有这种闲情和爱好？！取下来看看，很旧了，翻开封面，扉页上嵌着一张姑娘的照片，笑容可掬，微微侧着脸，让一条长辫子骄傲地垂在胸前，显出少女的娇美风采。这是我国五十年代中期的女青年最理想的留影姿式。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，她那双秀丽的眼睛都在和善地望着你，使你想到她将来肯定是一位贤妻良母，而且还使我觉得在哪里见过她似的——在哪里呢？唉，记不起来了，也许根本没见过。照片

旁边还题有一首七律，诗情凄婉而坚毅，是竹夫子写的。再翻过去，啊，满页满页嵌着的不是邮票，而是电影票和戏票；竹夫子爱清静，一个学期难得看几回。令人吃惊的是，每一回都是连着座位的两张票，从二十年前到最近，都是如此。人世间无奇不有，这件事也算一奇！既然竹夫子写信称我为好友，那我就应当问清楚这件事。我把集邮册插回原处，坐下，望着楼梯口，等他回来。

二

大约过了一个时辰，下面的楼梯板响起慢腾腾的脚步声。不一会，竹夫子那细长干瘦的身躯，象一竿修长的楠竹，从楼梯口伸上来了。如果说，金字塔形使人感到稳定，弧形使人感到饱满，那么，竹夫子的垂直线则充分显示出严肃。但他一见到我，眼神儿便快活得很，两颊由于兴奋而红润了。

“怎么不锁门？”我问他。

“锁门有什么用？它只防君子，不防小人。”他笑着，眼神诡秘；用手理了理灰白的鬓发。

“你出去……”

“出去看了场电影。”他随手从衣兜里掏出了电影票，又很快插回去了。象是两张。

又是两张！我有意从书架上取出那本集邮册，放在桌上。

立刻，他的脸从高高的前额到下巴完全红了，并用愠怒的眼色看了我一下。

我请他原谅，忙搬过去椅子。他严峻而僵直地坐下了。

来，摘下眼镜随手放在“会客处”的饭桌上；苍白的面孔露出犹豫不决的神色，继而是一种坚决的表示——大凡老一点的知识分子尤其珍惜和注重一个“信”字；要不是他为了驱除我的疑虑，他很可能会永远封闭住心房的某一角，直到有朝一日心脏停止跳动。

她来了，笑容可掬，跟那照片上的一模一样。她是市内某个机关的青年团专职干部，聪颖而文雅，人们都叫她“小容”，而竹夫子爱称她为“笑容”，他俩相爱很久了。

那是建国初期，由于大学生来源不足，动员一部分优秀的中、小学在职教师报考高校。报纸上发榜了，竹夫子名列前茅，第一流的大学在欢迎他去报到。而他所在的中学正缺语文教师，离不开他。何去何从？这两者，在他事业心的天平上份量一样重。他呆在宿舍里等着一个人投下决定性的砝码，来打破这种平衡。

这个来者，就是“笑容”。

“你考虑过了？”竹夫子急切地问。

“笑容”温柔地歪着头，抿着嘴，意思是要他猜。

竹夫子摇了摇头：猜不着。

“喏！”“笑容”把藏在背后的一小卷雪白的宣纸舒展开来给他看。哦，是她书写的一帧条幅，五个清秀的楷体字：“师是吾家事”。

竹夫子高兴得心直跳，低声问道：“说说，这五个字是什么意思呀？”

“哼！你明知故问。”

“我真的不太明白。”

“你忘啦？有一次，你不是告诉我，杜甫的祖父是有名的诗

人，杜甫引以为荣，说‘诗是吾家事’吗？我想到你的祖父是清末年间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学生，你母亲又是‘五四’时期女子高等师范的毕业生，现在你也是教师，你们是教师世家，你当然也可以自豪地说‘师是吾家事’嘛！”

志同，道合，默契，知音。

竹夫子深情地望着她，声音压得更低了，问道：“再说，你为什么不写‘师是汝家事’呢，偏偏要写‘师是吾家事’呢？啊！”

“你真坏！”“笑容”明炯的双眸凝聚着喜悦，焕发出幸福的光采。她一扭身，走了，墨亮的长辫子在空中画了一道抒情优美的曲线。

于是，竹夫子决定留校的消息和订婚的喜讯，象展开的双翅，从他那间宿舍里飞出来了……

他当年的那间宿舍，正是如今他命名的“含川斋”。

“含川斋”滨江而立。从室内“下榻处”那个临江的窗口向外眺望，夏夜中的江面景色尽收眼底。阔大的江面象一片望不到边的发亮的青石板，显得那么幽凉滋润，谁见了都巴不得奔上去蹑蹑蹑蹑。前人曰：“十里檣桅依岸立，万家灯火一齐明”——那是旧社会，才“十里檣桅”。如今的江面上，拥有数不清的巨轮、大舰、客艇、货船，多数停泊江岸，少数行驶江中，交织成绵延百十里的水上灯火楼台。这时，水天一色，上下灯光如星河灿烂，壮观极了！

很远，很远，江上有灯火在流动，星星点点，闪烁明灭，宛如此时此刻竹夫子的记忆的波动。

“那喜讯从‘含川斋’内传开以后，又怎么样呢？”我

站在窗口边回头问道。

竹夫子不再开口，竟秘而不宣。只见他郑重地拿起那本集邮册，插上了书架，再用指头按了按左右的书脊，让它们排列整齐。

他重新陷入了一种呆滞的神态。我想，人生谁无难言之隐，只有轻重大小不同，而竹夫子缄口不言，与其说是隐密，倒不如说是珍藏。

我不好再追问了。

三

中午，晴云似火，天空象一口锃亮的白热化了的钢精锅，倒扣下来笼罩着大地。整个校舍似乎都在午睡中沉寂了。只有江堤下那堆纸灰还在颤动，远看象个黑色的大包袱刚刚被丢散在那儿，上有几缕青烟时隐时现。蹲在旁边的中学书记——我的老同学怕它还没有烧透，又用竹棍儿拨弄了几下，那“黑色的包袱”里便飞出一溜黑花斑斑的“蝴蝶儿”，挣扎似的在空中随风飘舞，最后还是无声地一一跌落下来——都是些火花之后的余灰哟。

刚才，在这儿，象在祖国各地一样，举行了庄严的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”的仪式，它将永远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！

在烈日下，在火堆旁，我那位已届“不惑之年”的老同学满脸红光。他身板结实但个头不高，拄根竹棍儿蹲在那里，很象阵地上蹲着一尊重量较轻，运动方便，十分灵活，适用于各种地形上作战的迫击炮。平头上板刷似的短发，正直的鼻梁倔强地顶着微微隆起的眉骨，表示对人对事决不随

随便便；他的目光总是那样动人心魄，传达着火样的热情。他一上任，就肩负起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的重担。这是一所老中学，“老知识分子”很多。今天，被选派来参加仪式的各教研组的代表，几乎都含着热泪倾听新上任的书记的肺腑之言。他的讲话以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标准，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，也谈到了我们前进中的曲折和错误；党的工作在工作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，必然要反映到我们教师队伍中来，使不少同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，这也必然会在干部档案中有所反映。为此，遵照党中央的指示，对档案材料进行了认真的清理，干净彻底地把那些诬蔑不实材料从干部档案中抽出处理……

作为旁观者，我注意到江堤上那一堆纸灰，正对着临江的“含川斋”的窗口。竹夫子竟然没有午睡，我们刚离开现场，他就出现在窗口，久久凝望着下面那堆纸灰，呆滞的目光在深陷的眼窝里象两点快要燃尽的炭火。

我问老同学是否注意到这一点。

老同学边走边点头说：“我们早就注意了竹老师的档案材料，没有发现别的什么，里面既没有‘内定’的，更没有‘外戴’的，干干净净，一切正常。”

然而，老同学眉头一皱，又大惑不解地说：“可是，据说好些年来，有一种无形的对竹老师很不利的舆论，在某些领导和群众头脑里形成了很深的成见，甚至压得他抬不起头来。那些舆论，主要是政治上的，也有生活上的，说他独身不独；有人几次发现他买戏票电影票，一买就是两张，说不知他搞什么鬼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我新来乍到，还来不及深入调查。”